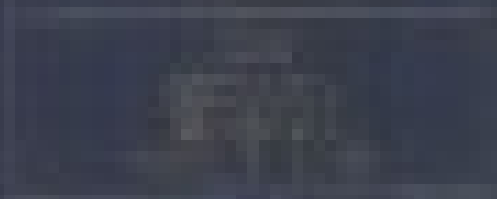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
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CHICAGO, ILLINOIS



1954

~~諾貝爾~~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WORKS NOBEL PRIZED
IN LITERATURE

諾貝爾基金會贊助
瑞典學院編纂

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文學獎必須頒給那些在文學領域中
創造出最傑出之理想主義作者。

——亞佛烈·諾貝爾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

23

賽珍珠

PEARL S. BUCK

1938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

23

寶珍珠

譯作者：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

發行者：林弘志

出版者：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：板橋市三民路二段居仁巷一弄卅八號

電話：952-5651・952-5652・952-5653

郵撥：五〇七〇五三張陳秀梅帳戶

印刷者：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中和市民有街35號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



目錄

賽珍珠

兒子們

分家

得獎人與作品

著作目錄

9

291

639

677



在美國的自宅和亞洲的孤兒一起玩耍的賽珍珠

1938年得主

賽珍珠

美國

1892-1973

得獎理由

「作品中豐富地描寫中國農民的生活，稱得上是真實的敘事詩和傳記。」

賽珍珠的雙親是傳教士，她在中國長大，並且在中國住了相當長的時間，因而對中國人民有深刻的了解和熱愛；她是那些受苦民衆的代言人。

收錄作品

「兒子們」、「分家」



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中的賽珍珠

賽珍珠





Paul J. Buck



Paul J. Buck

兒 子 們

垂死的王龍。他躺在那又小又暗的土房子裏，房子的四周就是他的田。他這房間就是他年輕時所住的房間；他睡的床，也就是他結婚那一夜所睡的床。這房間甚至不及城裏那大房子裏的一間廚房那樣大。城裏那所大房子原來也是他的，但現在却讓他的兒孫們住著了。可是他很甘願死在這裏——死在他自己的田地之間，死在他父親的老宅子裏，死在這祇有著粗劣的桌椅的房間裏，死在藍布的帳幕下——既然他必得死。

王龍知道他自己快要死了，張眼望著站在他床邊的兩個兒子，他明知道他們正在等著他斷氣，而他也能確快要斷氣了。他們從城裏請了有名醫生來，這些醫生帶著他們的針和草藥。他們按他的脈，看他的舌苔，看了許多時候。到最後，醫生把藥料收起，對他們說道：「病者的壽數到了，這是人力所難以挽回的。」

王龍聽到了他的一個兒子低聲耳語，他們是特地住到這土房子裏等待送他的終的。他們以為那老人已經沉沉睡去，可是那病者却聽到他們互相嚴重地說道：「我們必得去叫他的另外一個兒子——也就是我們的兄弟來才好。」第二個兒子又答道：「不錯，我們必得立刻去叫他的另外一個兒子——也就是我們的兄弟來才好。」聽見了這些話以後，王龍知道他們已

經在準備他的後事了。

他的床邊放着一口棺材，這是兒子們買了來，爲要使他安心而放在他那裏的。這是一具用楠木製成的很大的棺材，放在這房裏，佔據了許多地方，使進來的人必須繞道而過。並且必須把手按在上面。這具棺材約值六百塊錢，雖然王二是一個很吝嗇的人，到了手的錢不大輕易再用出去，但是對於這口棺材他却一點都不嫌太貴。不，其他的兒子們也一點都不嫌貴。王龍對於這具棺材覺得非常滿意，他每逢精神好一點的時候，便伸出那軟弱無力而枯黃的手來撫摸那口漆得光光的棺材。材裏另外還有一具套材，（卽一棺一槨——譯者註。）裏面光得如同黃緞一樣。兩棺非常配合，正像一個人的靈魂和肉體一樣。這實在是一口隨便什麼人見了都會覺得滿意的棺材。

可是儘管這樣，王龍却並不像他的老父親那樣一下子能死去。他的靈魂幾次準備脫離軀壳，但是每次，他那強壯有力的老軀壳却總不肯給靈魂所拋棄。在這兩者之間開始爭執的時候，王龍覺得他的內臟好像起了戰事一樣，心裏大爲吃驚。他一向是一個視肉體重於靈魂的人，也是一個強壯而快活的人，因此他不能輕易讓他的肉體死去，當他覺得他的靈魂在偷偷地溜走的時候，他心裏害怕起來，便用一種粗啞的喘氣聲號哭起來，無言無語地像一個小孩一般地號哭着。

他那年輕的妾梨花日夜坐在他身邊，每逢見他這樣號哭的時候，就伸出她的嫩手來握住

他的老手，並且撫摸著。他的兩個兒子也趕忙跑過來安慰他，告訴他他們將給他什麼葬禮，他們一遍一遍地告訴他：他們打算怎樣安排。大兒子彎下他那魁梧渾身穿着綢緞的身子，俯在那衰老而瘦小的垂死者的面龐上，大聲對着他的耳朵叫道：「我們要排起三里長的儀仗來，我們大家都爲你哀痛，你的姨太太爲你啼哭，你的兒子和孫子都披麻戴孝，還有全村的人和你所有的佃戶，也都參加，你的魂轎走在前面，畫家給你畫的那張照片就放在裏面，魂轎後面就是你那具偉大的棺材，我們爲你製好了新的袍子，你穿了躺在裏面就像一個皇帝一樣。我們還租了繡得金碧輝煌的材罩，覆在你的棺材上面，抬過各街各巷的時候，使全城的人都看得見！」

他這樣大聲喊叫，喊得面目通紅，氣也透不過來，因爲他是一個很胖的人。當他直起身子使呼吸流暢一點的時候，王龍的第二個兒子便接下去說。他是一個面黃肌瘦而狡猾的人，他的聲音從鼻子裏送出來，又尖又小；他說道：「還有和尙來念經送你到西天去，還有特地雇來爲你哭喪的人，還有穿了紅袍黃袍的，把我們爲你預備作陰間用的東西擡了在街上跑。我們有兩幢用紙頭和蘆桿糊的房子，放在大廳裏，其中一幢就像這一幢一樣，其餘一幢像城裏的那幢大房子。裏面家具齊全，還有許多當差和僕役。另外還有一頂轎子和一匹馬，以及所有你所需要的東西。這些東西都是用各色的花紙精製起來的，我們把這些東西拿到你墳邊焚化以後，送到天上，我敢擔保險間再沒有一個鬼能像你這樣的豪富了。這些東西也和轎子

一起叫人擡著在街上跑，讓大家看見，我們真希望那一天能是一個好日子哩！」

那老人高興極了，喘着氣說道：「我想——全城的人——都會看見了！」「自然全城的人！」大兒子高聲說道，他伸出他那又大又軟又白的手做了一個大姿勢。「每條街上的兩邊都站滿了來看出喪的人，自從，自從黃府衰敗到現在，從不曾有過這樣大的喪禮。」「啊——」王龍說道，他心裏非常快樂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垂死的人。於是又睡着了。

可是這一點內心的滿意終於不能維持長久，等到第六天的清早，時候終於到了。兩個兒子已經等得非常氣悶，因為他們過不慣這幢土房子裏的簡陋生活，他們自從幼年時候離開這房子以後就從來沒有回來住過。父親拖延不死，使他們等得筋疲力盡，都到小內院裏去睡覺。這本是那老人壯年時他把荷花娶進來的時候所建築的房子。在上一天晚上，他們對梨花說，倘使父親有什麼變化，可以進去叫他們，於是他們便去休息了。王大所睡的床，就是當年王龍一度認為最上等的床，也就是他所最心愛的床；可是現在王大躺在上面，却覺得滿不舒服，因為那張床硬得很，而且因為年久的緣故，搖動不穩，他又覺得春天在這房裏住太悶太黑，滿不舒服。可是一躺下去以後，他便立刻昏沉沉的鼾睡去了，呼吸幾乎也在他那粗大的喉頭隔住了。至於王二呢？躺在靠近牆邊的一張竹榻上，他好像貓兒一般，睡得又輕又軟。

梨花却完全沒有睡。她生性僻靜，就那樣靜靜地通夜坐著，一動也不動地坐在一張小竹榻上；那張竹榻非常低，因此她坐在床邊，把臉偎著老人的臉，又把那老人枯老的手掌握在

她自己柔軟的手掌裏。她年紀很輕，簡直可以做王龍的女兒，可是她的態度看去却並不年輕，因為她的臉上那奇異的忍耐的神氣，做起事來總是很耐性，一無火氣，不像一個年輕的人。她就是這樣坐在老人的旁邊，這老人對她非常慈愛，完全像她的父親一樣。她並不哭泣，一直望著他那垂死的臉。他睡着以後，靜得好像死去了的一樣。

突然，後半夜的黎明以前，王龍睜開了眼睛，覺得非常軟弱，似乎他的靈魂已經離開了他的軀壳一樣。他微微滾動他的眼睛，看見梨花坐在那裏。他空虛異常，不禁心裏害怕起來，一口氣塞住了喉嚨從他的牙齒縫裏抖動出來，他低聲說道：「孩子——這就是——死嗎？」梨花看見他這樣駭怕的神氣，便鎮定地用她原來的聲音響亮地喊道：「不，不，老爺——你好些了，你是不會死的！」「妳——真的嗎？」他又低聲說道。她的自然的聲氣使他心安不少，便睜大了眼睛盯住她的臉望著。

梨花看出時候已到，覺得她的心突然跳得猛快起來。她站起來俯身向著他，同樣用她那種柔軟而自然的聲音說道：「我可曾騙過你，老爺？你看，你的手既暖和又有力——我想你在逐漸好起來了。你好了，老爺！你不用害怕——不，什麼都不用害怕——你好起來了——你好起來了——」她繼續撫慰他，一遍一遍地說他已經好得多，並且緊緊地暖暖地握住他的手，他躺着微笑地望著她，他的眼睛逐漸模糊起來，發起定來，他的兩脣也硬化起來，耳朵正用勁地想聽取她那固定而不變的語聲。於是她看出他真的快要死了，便俯身下去靠近